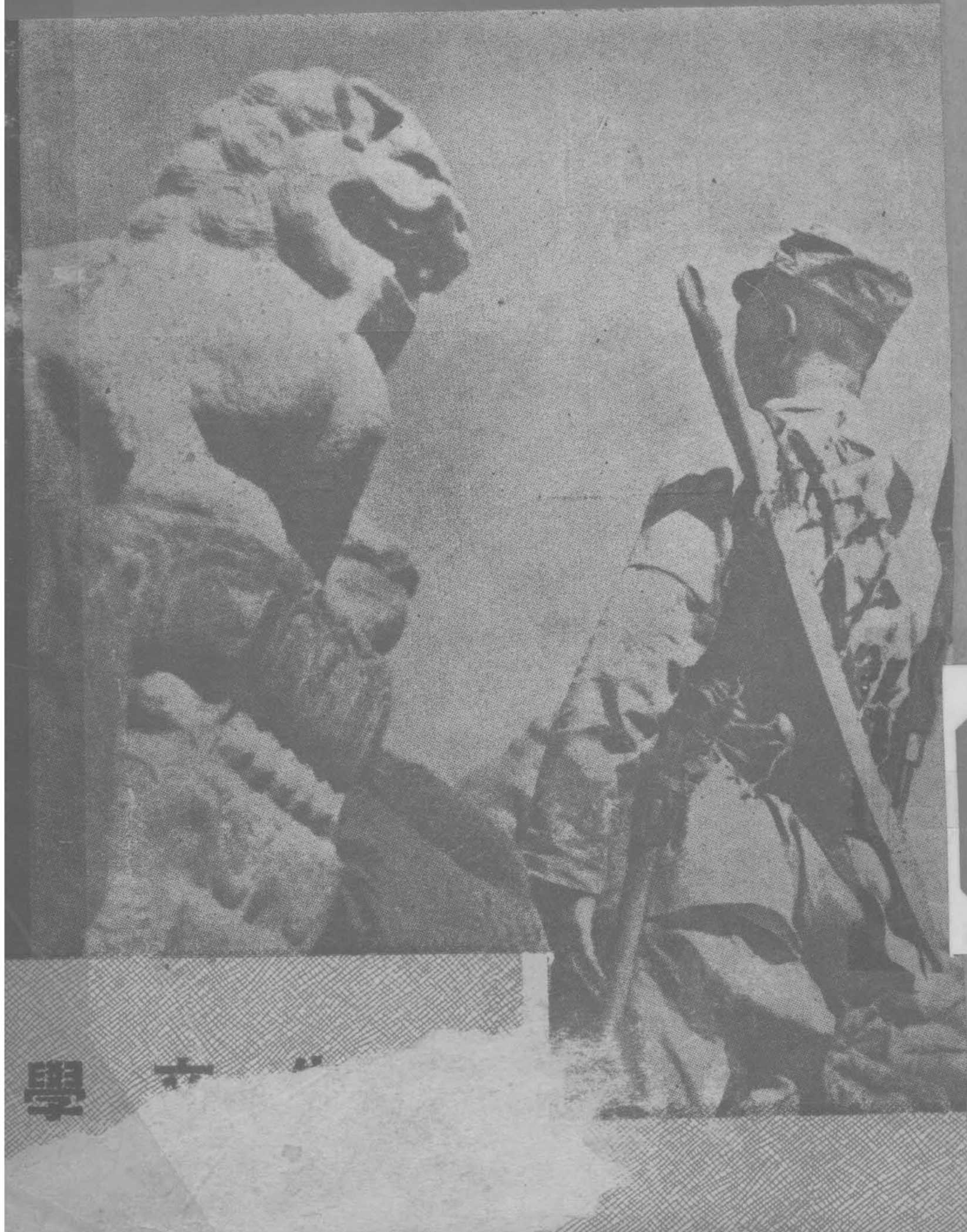


盧溝橋之戰



戰

橋

之

蘆溝橋之戰

田風等著

抗戰報告文學選輯之一

1937

抗戰報告文學之一
蘆溝橋之戰

乙 項：第 45 號

出版物：第 130 號

1937, 8, 10 初版

1—1500

• 州廣 • 口漢 • 海上

上海雜誌公司經售

每冊實價二分五角

目次

目次	目次
蘆溝橋畔	一
蘆溝橋上	一〇
在龍王廟受傷的	二六
白刃戰	三七
宛平抗戰線上	四四
到朝陽門去	五九
救亡途上	六七
參加戰區服務團	七九
這幾天在北平	九九

烽烟中之故都

一〇八

蘆溝橋畔

一 無從說起

中國對外一次又一次的小衝突，逐漸證明了中國一天一天的抬頭。人家一貫的方針，是要打擊破壞中國統一和強壯的趨向。他們這種希望，和我們生存的本質根本相反。這一個基本的不相容，說明了中國之必然會和他們不斷的衝突。

去年我們軍隊飲泣退出平漢北寧平綏三路聯絡要點的豐台，今年在我北方和中部唯一交通要道平漢路咽喉的蘆溝橋，又發生重大事件。這真是「理從那兒說起」？

日軍於七月七日夜間，攻擊我蘆溝橋。蘆溝石橋乃以東西方向，跨永定河，石橋之北，有平漢鐵橋平行而立，石橋之東，緊接宛平縣城。那時城內僅有二十

九軍一營，負看守兩橋之責。日軍七日夜間，進入鐵橋東端，我軍一面奉命守橋，一面奉命對於日軍非待其開槍不得還擊。這太難實行的雙重命令，加到守護蘆溝橋的我軍，眼看着人家在城週活動，不能出擊，現在已黑夜襲到鐵橋上來，當然要打了。然而雙重命令逼迫下的軍隊，仍然只得忍耐下去，不敢開槍。但當夜人家由永定河上游潛過河西的部隊，與他們河東的部隊東西夾擊，我們北方今日唯一咽喉地的蘆溝橋便為他們所把守了。

橋西五六里長辛店，駐的吉星文團，他看橋一失守，怒不可當，他負着守護北方與本部各省聯絡的唯一咽喉的責任，主觀上上級給他的命令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是客觀上這個橋太重要了，全國國民的熱望乃至於今後北方對大局所關的嚴重性，都不容這座橋之為人所佔有。他本於國民義憤，本於軍人衛國的天職，率領他部下悲憤痛哭的官兵，決定前進，八日夜間，陰森的永定河面，隱蔽了數百衛國英雄之潛行，一剎那間，雪亮的大刀從皮鞘中解脫，但聽喊聲與刀聲交響

於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見橋上橋下，尸橫如壘，而守橋的人已換上我忠勇的二十九軍武裝同志了！

接着是奉令撤兵！原來交涉好的雙方於上午九時同時撤兵，由石友三所統率的冀北保安隊三百人開入宛平接防。蘆溝橋之本身，無法可守，最低限度要有宛平城才可以有守護的根據。九日令保安隊三百人入城，即等於將關係重大之蘆溝橋交於三百保安隊之手。我們爲了和平，已經忍受令我們無罪的軍隊含淚撤退。誰知九日清晨，我方反被轟擊數十砲。同時由北平開往宛平的三百名保安隊，又被阻擊於五里店，頗有死傷。強求只准保安隊五十名通過入宛平城，而只准帶步槍，每人只許帶子彈三十粒，要扣留保安隊所帶之機關槍。宛平方面終日不見保安隊來，而我軍已撤，城外之日軍，人數雖略向後移，城東軍事要地之「沙崗」仍在日軍手中。阻擋一日，經北平再向天津日軍當局交涉，始准二百名保安隊入城，不准帶機關槍。

日軍旋又進至宛平城外。其後方援兵源源而來。豐台的中國人眼看着以中國的鐵道，中國的頭二等客車、中國人的司機、開着中國人民血汗買來的火車頭，載着人家的軍隊，經過中國的領土，開到中國的蘆溝橋附近去打我們中國人！

人家準備好了，當然再攻，再攻沒有攻下，又講撤兵，又說好十二日雙方同時撤兵。誰知十二日人家又打我一頓。

這回他們派了些監視撤兵委員，拿着地圖到我們宛平城裏，公開的把他們砲兵射擊目標定好。我們的縣府、公安局、團部、營部、連部、砲兵陣地等，完全調查好了。於是他們的砲兵就一砲不亂的，打在我們那些要害地方。

十二日第二次受騙以後，中間不斷衝突，情勢緊張。日本國內宣稱動員四十萬軍隊，多少架飛機，關東軍從我們的北寧路源源而來，這些行動，當然刺激中國的反應。全國人心隨着緊張起來。記者從上海經鄭州轉徐州，再看看歸德、開封，又看看石家莊和保定，印象都很不差，無處不是蓬勃的生氣，無處不是代表

國運的好轉，軍民萬衆一心，但等機會捐軀以衛祖國。

後來接到消息，雙方又決定二十日撤兵。有人以爲這回也許可靠了。誰知二十日午後一時許，日軍對我宛平小小城池，開始八日事變以來空前的猛烈砲擊，如雨的砲彈一顆顆精確的落在宛平的軍民頭上，空炸、抽炸、各式各樣破壞和殺傷力量，把宛平城裏的軍民打得血肉橫飛，民房家屋、場的場倒的倒，四五小時的集中砲戰，彈烟與塵埃把宛平弄成了一座烟霧之城。城裏已準備撤退的軍隊和毫無抵抗的民衆，被這幾百顆砲彈打得糊塗了，到底怎樣一回事呢？

這還不算，砲聲停止了二小時，有人去問日方，據答又是「掩護退却」。這當然沒有事了。然而九時後密集的砲彈又來了，仍集中到宛平城，東門樓打平了，東北城角打塌了。騎兵步兵坦克車部來衝過鋒了，我們始終守城未出，你要退却還來衝什麼鋒呢？這是尤爲難解的。九時以後的砲攻，竟向蘆溝橋後方長辛店打了九砲，有七彈落在長辛店的平漢大機廠附近，那是我們北方重要的鐵道工廠！

第四次的撤兵，是二十二號。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已紛向蘆溝橋南撤退。而二十三日清晨我們在大井村遇到日本軍官，他說：「等中國軍隊撤了幾天，我們再看看！」

二 太愚啼噓

許多人都說要退到後線。然而退到前線，叫你感覺痛苦的事情才多。所以東北青年劉琪等為長辛店一著自殺了。可惜他自殺得太早。知道的事情還不多。固然，我們也不贊成他那樣自殘的行爲，因為本來救國是一種艱難事，我們犧牲要有實際的收穫，然而前線現象能令一個愛國青年自殺，太不是尋常的事情了。

前線的二十九軍官兵，那一種忠勇的情形，實在令人可歌可泣，他們從不對敵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懼，重重的子彈帶纏着他們的上身，手槍、步槍、手榴彈、大刀、大衣、雜糧袋掛滿了他們身體的架子，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背，紅漲的臉面，有殺氣的目光，每一個官兵在國家神聖任務籠罩之下，都成

了英勇豪邁的壯士。敵人大砲把他們犧牲一批，第二批仍然和第一批一樣雄赳赳的把守在前線上。剛才哨兵被人打死了，第二個哨兵會快樂的，接近他生命的死亡線。敵我前線相去不到半里，我們的官兵毫無畏懼的在火線上談笑，有人勸他們小心，他們反而說沒有什麼關係，這是說明我們的官兵樂死的精神。二十九軍官兵在蘆溝橋前線的表現，值得我們中華民族萬世的謳歌和景仰。

然而我們進一步看看蘆溝橋抗戰中的實況，我們太不自安了。

這樣忠勇的官兵，我們對於他們的待遇怎樣呢？他們以他們的血肉，保衛了北方交通咽喉，他們誠然本於他們的職責，而然他們在敵人精利的砲火之下，死的死，傷的傷了。我們從未見過蘆溝橋戰場上有過担架兵、看護隊、醫官、野戰醫院等任何國內戰爭時皆所必有之設備！死的死了，死了，我們任他們英勇而犧牲的軀體暴露在原野中！傷的傷了，傷了，我們沒有救濟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戰況稍平，全賴我們未死未傷的戰士配合當地民衆作些救濟工

夫。此等人既非有專門救護知識，又非有救濟器具。我們看到許多受傷官兵被人扶着從蘆溝橋走五六里路，到長辛店，其已完全不能行動之重傷，則用鄉間之桿繩等物，將其不合理的抬上，有些本來尚不十分厲害的傷兵，經如此抬到長辛店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們最覺得對不起爲國傷亡將士的，是蘆溝橋後方的長辛店，還沒有半點戰場醫院設備，全賴平漢鐵路長辛店醫院的醫師們自動慷慨出來作救護工作，否則他們更加痛苦了。

不但是死傷救護，我們沒有做什麼工作，就是作戰上槍砲以外的器材，亦完全由地方供給。在蘆溝橋正面的始終是吉星文一團，後方的交通運輸、電信通信等，我們不曾作應有之布置。所以此次宛平縣第六區，即長辛店所在一區，民衆對戰事之負擔，異常艱巨。對方是有完備的鐵道汽車等交通組織，而我則全恃地方之毛驢民夫大車以供往還。我以始終一團的疲憊之師，當彼全軍之銳，官兵日漸耗損，城內物質破壞日多，敵方之砲火日烈，前方之補充完全恃未死勇士精神

之再造，後方之接濟，則恃有限民力之勉強支持。

此次衝突，日方興師動衆，範圍甚廣，其後方爲豐台、爲天津、爲瀋陽、爲高麗、爲其本國，而迄今日止，我們之後方爲宛平縣之第六區，且此區區之一區亦非有組織有計劃者。軍隊無糧，問地之方；軍隊無鹽，問之地方；軍隊修戰壕要民伕，問之地方；軍隊要燃料，問之地方；軍隊運輸，要民伕，問之地方；軍隊抬傷亡，要民伕；問之地方；軍隊修路，要民伕，要石匠，問之地方；軍隊送飯，要民伕，問之地方；軍隊要大車，問之地方；軍隊要人力車，問之地方。我們很抱歉對前線之供應，不能週到，敢勞諸將士之分心於事務，減低作戰能力。

地方民衆爲國犧牲之精神，此次在長辛店一帶充分表現。民伕多日夜工作，既無報酬，又不能得一好休息處。我們要追問者，爲什麼國家對外抗戰要令宛平縣第六區獨當接應前方之責？

蘆溝橋上

月牙兒從薄雲中露出臉來了。清朗的光輝，溶化在靜靜的蘆溝橋上。在橋上兩個荷鎗的步哨在徘徊。有一列北上的平漢車，剛剛從橋上駛行過去。

稍南，與這鐵橋並行的，是一座古老的石橋。石橋上也有弟兄在守衛。這石橋一直通到宛平的西門。這時候，城門緊緊地關着。幾處惺忪的燈火，支持着城中暗淡的局面。

他們時或停下腳來，遙望西南方長辛店星星的燈火，與東北方日本大軍所駐紮的台豐。

夜已深了。雖然是盛夏時節，但從永定河上吹過來的夜風，依然帶有些許的寒意。近處的草地上吟咏着蟲兒的微歌，有時候也可以聽到遠處稀疏的狗吠。

他們默默地在橋上踱步。時間一久，人就覺着困倦了。兩個人並排地伏到欄杆上去，其中的一個從腰中取出包香煙，先取出一支來遞給伙伴，隨後擦亮了火柴兩個人默默地吸起來。他們邊吸着煙，邊探望橋下的流水。淺黃色的波浪，在月下泛着點點的金星。他們脫掉了帽子，月光梳理他們的短髮。

突然，一聲鎗響從黑暗中顫抖着發出來了。他們驚慌地帶上了帽子，齊向東北方的豐台張望。他們仔細聽了多時，夜的曠野又恢復原有的靜寧。

那個取香煙的兵士對他底伙伴說：

「他奶奶的，怕今夜鬼子兵又要演習吧。我真受夠了！」

「可不是，娘個×的，三四個月了，三天兩頭地到這附近來演習，你說錢得勝，天大的肚子也得氣成兩半啦！上頭老是不叫咱們衝突、衝突的。娘個×，咱這份軍人撒泡尿淹死吧！」

「嘿！」錢得勝猛然向頸頸上狠狠地拍了一掌，有一隻花腳蚊蟲滾落下來。

他還是一下下地搔着皮肉，他底頭垂倒着。

「張得功，我一想起喜峯口，恨不得就要跳起來！那時候，該他奶奶地多痛快呀！說實話，沒有和鬼子作戰的時候，我真有點胆怯怯的。可是，在第一次衝鋒的當兒，我就知道他們全是草包了。他們是只會吃罐頭盒子的廢物。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碰上了一個鬼子兵，他端起鎗向我勾了兩次火，可全沒打中，他丟了鎗向回逃跑了。他底兩腿像抽了筋似地邁不出去。我趕上去，一刀就砍下他半個腦袋。隨後，我又像削大蘿蔔似地削了他奶奶的好幾個，若不叫——哼，他奶奶的，若不叫上頭命令退却，喜峯口，到現在也得是咱們的！」

「娘個×的！」

又一聲恐怖的鎗響，劃開了夜空。接着又是幾鎗。

「張得功，你快進城報告連長去吧！」

張得功用小跑的步伐走開了。

這時候，步鎗、機關鎗、小鋼砲，接接連連地響了起來。鎗砲聲越來越大，光景像在向蘆溝橋進攻。

錢得勝對石橋上的伙伴高聲喊道：

「喂，他們又要攻近來了，咱他奶奶的老是裝孫子嗎？」

石橋上，有一個伙伴發狠地說：

「我×他姥姥，我不幹了他個舅子！」

片刻後，有一連大兵，從橋頭上開了過來。張得功也隨在裏面了。哨兵錢得勝也參加到隊伍裏去。

粗壯高大的中士張虎，在隊伍中不住嘴地罵：

「×他妹妹的，我今天得開開刀！」

連長在後面呵斥地說：

「別說話，張虎！」

但，這時候，官長的威風已經壓不住弟兄們激昂的情緒。一路上，總有人亂七八糟地說話。

他們在橋東不遠的壕溝中分散地蹲伏下去。鎗嘴子担在壕上，他們做預備放的姿式。

格格格，格格格……

啪，啪啪，啪啪啪……

轟隆，轟隆……

鎗砲越來越近了，火煙的前哨已經衝到橋頭上來。一百多弟兄像一百多條被鎖着的瘋狗似地空自扭動鎗機，但不敢勾火。

「連長！」張虎叫道，「咱們究竟是抵抗不抵抗？」

「我不是說過多少次了嗎？他們若不來碰咱們，咱們決不碰他們。上頭的命令！今夜，也許同往常一樣，他們鬧一陣就回去了。」

「連長，錢得勝也叫道：「您聽今夜的鎗聲不是特別猛烈嗎？」

「放心吧！若是他們真向咱們衝過來，就是上頭沒有命令，我也叫你們動手，難道我怕死嗎？」

連長派了一個弟兄進城去請示命令。

在猛烈的砲火掩護下，敵人已經向蘆溝橋取包圍的形式了。

一個砲彈，正在戰壕前面掉落，地面上的泥土霧也似地飛騰起來，子彈嗡嗡地像成羣的麻雀似地從弟兄們底頭上飛叫過去。

「連長，我要放鎗啦！」

「連長，我們等着叫人家殺死嗎？」

「連長，我們的蘆溝橋啊！」

「……………」

「誰再亂喊，我斃了他，我不是派人請示去了嗎？」

連長雖然說得這麼剛強，但是，對着眼前濃密的煙火，如雨的子彈，和隱隱可見的敵軍，他底血液早和弟兄們一樣沸騰了。手鎗在他手中發抖。射擊的命令在嘴上衝撞，但他沒有勇氣吐出來。

派進城去請示的兵士回來了。他帶回了「鎮靜」的命令。

二百隻刺樣地眼睛釘住了連長，連長用手帕揩着臉上的汗水，額頭上的青筋凸得像要掉下來了。

「諸位弟兄！」他底聲音發着顫抖，「請你們相信我，我孫某人決對得起你們，若是我出賣了你們，你們可以鎗斃我！」

張得功哭也似地說：

「我們絕對服從連長！不過，敵人現在已經摸上來了，上頭還不叫打……」

「不要說了，聽我底命令吧！」

大家把身子緊貼到鎗身上去，猛獸樣的眼睛瞪視着面前灰茫茫的煙霧。

敵軍已經包圍上來了。他們用衝鋒的步子跑將過來，一路上，像踏着無人的境地。前頭的敵兵已經狂風似地跳進戰溝裏來了，無情的刺鎗，戳進了弟兄們的胸腑，緊跟着，無數的敵兵，蜂擁上來。

張虎把鎗口對着連長：

「連長，你還不下命令，我斃了你！」

命令和弟兄們的鎗聲一齊放射出來了。但是，鎗，現在已經沒有用處了。弟兄們揮開了「長城血戰」的大刀。

「殺呀！」

「衝呀！」

這像空谷中成羣的狼嚎。

他們一百多人馬上被有計劃進攻敵人包圍住了。他們揮着寒光閃閃的大刀，不管是腦袋、屁股、腿，碰着就是一下子。

永定河畔，變成了殺場。

中士馮虎，在殺場中橫衝直撞，猛然間，一隻鎗刺正衝着他底胸口刺將過來。他急忙躲閃過去，順勢一刀，正砍中了敵兵的咽喉。於是頸頸像甘蔗的關節似地折斷了。這時候，另一個敵兵又衝到他底眼前，他一刀砍掉了一隻肩膀，他完全失掉理性了。他底蒙着血的眼睛藉以辨別敵和友的，祇靠着他們頭頂上的鋼盔或者軍帽。他胡亂地跑着，有時向前也有時向後。他底刀每一下都見着血肉。他已經砍倒了十二個敵軍。他還想要砍第十三個，不知是刀鈍了，還是他底力氣衰敗了，或是他太失掉了伙伴間的聯絡；他被敵人捉住了。兩個敵兵拖住他兩隻胳膊，第三個舉起刺刀要取他底心。他們掙扎在永定河畔，他們要把他底心喂給河中的魚鼈。

「要心？好，給你心！」

當刺刀落下來的當兒，他突地大吼一聲，掙脫開兩個敵兵的牽扯，順着鎗刺

下的方向仰身跌倒河裏去了。像草原的英雄夏伯陽，他英勇地泅到永定河的對岸。但他沒有遭受到夏伯陽的命運。

在敵人有計劃的進攻下，被包圍的英勇弟兄，終於遭受了重大的犧牲。他們曾用大刀砍倒了幾百個矮兵，可是，到最後他們祇剩了廿多個人。在這情形下，他們不得不退回橋來。可是他們緊緊地守住橋的西端。敵人幾次衝鋒，始終沒有得逞，敵人再用砲向宛平、向蘆溝橋轟炸。

破曉的時候，敵方的射擊漸漸有了間歇。

一夜功夫，橋被人家佔領了，城被人家轟毀了。弟兄們屍體橫豎地倒臥在永定河畔，或沉沒於永定河中，河水泛起了一片鮮紅。他們悲壯的犧牲，是爲了橋，然而這橋呢，已經被敵人佔有了。

早晨六七點鐘時光，北平當局電令停止射擊。據說，雙方正在談判。也許敵方也給部下下了命令，於是雙方陷于停戰的狀態中。

敵方的步鎗或者機關鎗，還不時地掃射過來。弟兄們也自動地還擊。放鎗放得最多的是從肉搏中奪得餘生的錢得勝。營附因為錢得勝太好放鎗，當換班的時候，禁止他把鎗帶走。

「不叫我帶鎗，也不叫我帶刀帶手榴彈嗎？」

「那隨你的便！」

「好，許可我帶刀就成了。」

吃晚飯的時候，他背着刀；撒尿的時候，他背着刀。他撅着嘴，不同誰說話。

和昨夜一樣，灣灣的月兒，俯瞰着蘆溝橋。地面上鋪了銀白，河面上閃着金星。祇是昨夜，他站在橋上，同着他親愛的伙伴張得功，他們曾自由地在橋的兩端踱步。可是，今夜，他不能夠再跨上鐵橋一步。今夜，平漢列車也再不能從此經過，他也失去了伙伴張得功。

在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和張得功前後地向敵人衝去。在半路上，張德功突地哎喲一聲便倒掉了。那時候，他已經來不及顧理他底伙伴，他從他伙伴的身上跳過去，開始同敵人肉搏。

現在，他清楚地回憶到張得功臨死的一刹那。他看見他痛苦地扭曲着嘴角，血從額頭上流瀉下來，他底眼睛惡狠狠地轉動，好像怒視着敵人。

他呆望着奔放的永定河水，自言自語地說：

「弟兄，我一定給你報仇！」

到深夜，當一切都沉於暈睡狀態的時候，錢得勝偷偷地爬上蘆溝橋。他底舉動是那麼謹慎，他甚至回避了自家弟兄的注意。他貓兒般輕手輕腳地從橋西爬到橋東。

橋東頭，兩個日本哨兵在那裏互相摟抱着，互相枕着肩頭沉沉地睡着，鼾聲老遠就可以聽到。

錢得勝猶豫地傾聽了一下，便悄悄地爬到那兩個哨兵的跟前，嗖地一聲大刀從背後抽出來，一剎間，兩顆血污的頭顱滾落下來了。

他取過鎗來，一支鎗刺挑了一顆人頭。他搖頭幌腦地走過橋來，他高興得要大聲地唱了。

片刻後，敵方的機關鎗又無情地掃射過來，敵方的砲又開始轟擊了。橋頭上已經來了大批的敵兵。同時收復蘆溝橋的命令也發下來了。收復蘆溝橋的命令發給失守了橋的第三營。

這命令烈酒一般燒燙着弟兄們的心窩。成排的機關鎗猛獸似地向着橋東咆哮，眼看着幾個日本兵，在鎗聲下倒掉了，但他們卻倔強地守住橋頭，死也不肯退却。

營長發下命令了。

「弟兄們，現在，不用鎗，我們要用刀收復蘆溝橋。你們給我拿活的來，拿

死的，我也斃了你們！」

錢得勝現在以代理連長的資格，衝到蘆溝橋上來。他後面緊跟着殺人的能手，中士張虎。

「奪回我們的橋！」

「弟兄們，衝啊！」

「殺呀！」

敵方的重兵也衝將過來。

這橋，這控制華北的咽喉的橋，現在又用壯士的鮮血洗滌它底恥辱了。

橋的兩端，冒着冲天的煙火。橋上面，兩股潮水在碰衝。一會兒，這一股潮水衝過來了，一會兒，另一股潮水又衝過去了。橋下面，永定河翻滾着血紅的浪花，殘傷的肢體，像小泥塊那麼隨便地從橋上投擲下來。

戰爭不知道要延長多久。

另外一支軍隊，從宛平的西南邊繞了過來。它要包抄敵人的後路。激烈的鬥爭在龍王廟開始，這鬥爭一直繼續了兩個小時。

終於，蘆溝橋上的敵兵，隨着後方的敗退，敗退到東北的高地去了。從那裏，再過去二里路程，便是豐台。

朝晨的陽光爬到蘆溝橋上。持着血刀的中士張虎，一座高大堅實地銅像般，死死地站在橋的當中，兩傍倒臥着敵人的與自家弟兄的屍體。血水成流地注進永定河中。空中盪漾着刺鼻的腥味。他底腳傍，橫躺着錢得勝的半個屍體。那咬着牙的血污的臉子像在向敵人狞笑。

橋頭上走來兩個赤膊的弟兄。

「班長，您回去吧！橋又是我們的了。讓我們來把守吧！」

張虎直瞪着通紅的眼睛，搖着他鋼鐵的身體。他底刀對着他底弟兄像對着敵人。

「滾開！咱要永遠守衛着蘆溝橋！」

——田風——

在龍王廟受傷的

——獻給劉連長和栗文華勇士——

——「從蘆溝橋運來的！」

蘆溝橋抗戰發生後的第四天。

正午，頭頂上高懸着火球般的太陽；腳底下飛揚着灼熱的、三四寸厚的塵土。我們廿八個慰勞隊人人臉上滴着黃油似的汗，興奮地踏進「陸軍後方傷兵醫院」。剛過大門，遠遠地看見前面停着一輛破敝車嘟嘟的直喘氣。車板上放着幾個白色的東西，一羣人圍在旁邊指手畫腳地談論什麼。沒來由地我的皮膚一陣緊縮。

走到二門口，恰巧一個傷兵從車上抬進去。他直挺挺地躺在担架床上，悽厲地呻吟着。周身裹起白綑帶，看不見面孔，只有兩條粗大的、可是變成黃臘色的

膀露出來。他的灰色軍褲緊黏住肉結成一大片紫色的血污。

我們屏住呼吸，注視着他們一個一個的從身旁抬過去，心裏默念着「這一定是從蘆溝橋運來的」。

二 「咱們老總真幹！真不怕死！」

一個胖胖的醫官招待我們在接待室內，等傷兵換過藥再去慰勞。

有幾個勤務兵和看護打量我們和桌上的慰勞品，我趁勢向他們探問：「貴院裏的傷兵在蘆溝橋受傷的有多少？」

「總共廿多吧，今天抬來五個也是的！」一個高大身材、穿白看護衣的回答。

「他們受的傷是槍彈，還是砲彈呢？」

「槍砲傷倒少，多半是刺刀傷、指揮刀傷。」

「他們傷勢重嗎？」

他不耐煩地搖搖頭。我連忙換一個話題：「東洋兵死得怎樣？」

果然他，立刻興高采烈地把已經捲得高高的袖口一擄，露出生滿長毛的大胳膊：

「喝，東洋兵死得可不比咱們少，咱們老總真幹！真不怕死！」他臉上鼓起青筋，牙齒咬得咯啦咯啦的：「咱們老總平時瀉一肚子氣，恨鬼子恨透了！一上前線，什麼也不管！就曉得殺，舞起大刀來就劈！」他還擺了一個騎馬式。

「東洋兵呢？」一個黃瘦的面孔插嘴。

大個子看護向他翻個白眼，鼻子哼一聲：「鬼子！鬼子只會躲到老遠的放大砲，跟放爆竹一樣。衝鋒的時候就不中用了。咱們老總一亮出大刀，劈掉他媽的一兩個，旁的就嚇怕了，不是掉過臉逃命，就是端一桿槍亂放。」他用兩個拳頭接着，抵住胸口上下的搖動，表示旧兵放槍的模樣。

有人噗哧的笑出聲，我們的隊員都津津有味地靜聽着。他臉孔發紅，口沫直噴越說越上勁：

「他打咱們打不着，咱們老總的大刀可毫不留情，一刀一個！就咱們院裏一個老總。他連劈六個鬼子。要是上頭給他們放手幹，鬼子老早殺光了！」

三 無言的慰勞

「病人藥換好了！諸位全進去嗎？」那位胖醫官預備招呼我們去慰勞。可是看見我們廿八個呼的一聲統統站起身預備去，顯得有些躊躇的樣子。

我們連忙向他解釋：大家都不說話，決不會吵鬧病人。

於是，我們排成單行，像一條長蛇在陰暗的甬道裏蜿蜒着。每個人都聽得見自己心跳的聲音。

推開房門，一股濃厚的火酒碳酸、夾着其他的藥味撲面而來。眼睛突然一亮，全是白的！雪白的粉牆，四周整齊地排着二三十張雪白的病床，上面躺的是全身裹着雪白綑帶的戰士。這裏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空氣似乎冷了許多。我們的脚步自然而然的變得很輕，彷彿在薄冰上走路似地，一步一步走到病房中間

空地上。

「諸位弟兄」，醫官爲我們介紹。「這是北平大學的學生，他們遠道來看看你們，還帶來許多東西，現在請他們代表致慰勞詞。」

雖然他用平常的聲調說話，這時連我們聽來也覺得炸頭腦，因此，我們自己的高聲說話也只得取消。由大家向每個受傷的戰士探視一周。

他們一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光着頭，露出粗大的然而軟綿綿的臂膀。透過他們頭上、臉上、肩上、膀子上、胸上、腰上、肚上、腿上……各部所包紮的綑帶底後面，我們彷彿看見各樣的傷口：流着濃血的、腐爛的、三四寸深的、鮮紅的、碗口大的……多麼痛苦呀！

當我們走到每位弟兄的床邊，都這樣感覺着。可是他們自己並不顧這些，竭力掩蓋住痛苦，用感謝的目光做出微笑來迎接我們。有的嘴唇微動着，有的點點頭，甚至有的硬要坐起來。

在默默的交換目光中，我們很快地和戰士的心結成一個。當我們走到第二張床，就戀戀不捨地回顧着第一張床。當我們走到第三張床，就戀戀不捨地回顧着第二張床……

這時，一切的語言都表達不出我們心里的尊敬，興奮，憐惜和安慰。

四 「咱只好服從命令，不許再前進！」

出了大病房，胖醫官告訴我們醫院裏還住有一個營長和一個連長，他們也都是在蘆溝橋抗戰中受傷的。營長的傷很重，子彈從肩膀穿入脊髓，現在人還昏迷不醒。我們只好單獨去慰問那位輕傷的連長。在他的病房門口有一個看護特別爲我們介紹：

「這位劉連長人挺好，龍王廟沒有他保不住呢！」

他是一個中年人，長得和弟兄們差不多。光頭，質樸的紫色面孔，單純的表情。當我坐在他床邊和他談話時，他一定要坐起來，雖然我再三地請他躺下去；

醫官也連聲勸他不要坐着多談。不等我們問，他就滔滔不絕地敘述他的戰績。他底右手支撐着全身的重量，左手常常做着手勢。

「咱是廿九軍三十七師二百二十團第七連，駐守龍王廟的。九號那天雙方約定撤兵。上面就留咱這一連監視敵方。咱廿九軍全退了，他們不退，躲在龍王廟東北高地。十號晚咱得到報告說他們有一連兵力要佔龍王廟。咱馬上命令一排弟兄守住左翼工事，咱自己帶着兩排弟兄散開前進！」講到這裏，他底堅定有力的眼睛注視着前面，好像在前線上一樣。我們都靜靜地等候他的下文。突然他底臉上起了一陣痙攣，面皮全都繃了。似乎在吃什麼苦藥，他嚥了一口口水。接着用左手揉着胸口。我看見他底右手在顫抖，連忙請他躺下去。他不在意地搖搖頭，仍然繼續講下去：

「剛前進到二百多米遠，」他艱難地抬起右腿，把包紮繃帶的右腳管指給我們看，「咱這兒就中了一彈，當時咱怕擾亂軍心，也不敢聲張，還繼續指揮弟兄

們前進。」他底臉又是一陣痙攣，手按住胸膛。他想了想最傷心的事情：

「本來，再前進兩三里，敵方一連人全要被咱們包圍，右翼只要添一排兵，馬上可以把鬼子全部解決。弟兄們都吵着要前進，」他放低了聲音，用一種有苦說不出的眼光看着我們。「可是上面的命令只許進到龍王廟爲止，咱只好服從命令不許再前進。」

全屋子都嘆息了！他又換了一種憤慨的聲調：

「人家一上來老是好幾百！咱們呢，總要等槍砲轟到頭上，才用一班人，一排人去抵擋。可憐弟兄們只好拿血肉來硬拚！像咱這次一連人作戰還算頭一次呢！起頭算把鬼子打退了，可是牠們不甘心呀。半夜裏又調來七八百圍上來，咱們後援斷絕，七八十人活活的被困在中間，三面東洋兵，一面河。弟兄們連步槍都不用了，就是等別人衝到跟前才拿起大刀，手榴彈來硬拚！雙方足足肉搏了一個半鐘頭。咱這邊陣亡兩個排長，弟兄們死的死，傷的傷，咱第七連全連差不多

打完了！」他眼里噙着淚水，咬着牙結束最後一句話。第一次自動地躺下去。我們從他底聲音中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悲憤。滿屋子人沒有一點聲息，最後胖醫官證明劉連長的話：

「是呀！咱院裏廿多掛彩的全是第七連呢。」

五 「嗷一條命已經賺到三條！」

我們臨走時，訪問了一位「手刃四賊」的勇士。

他也是第七連的士兵，名字叫做栗文華。他的相貌並不兇惡。反而出乎意料以外的和善。小小的頭，一張紅潤的孩子般的面孔，中等身材。

我們去看他的時候，他正坐在床上，精神抖擻的披着白被單，彷彿一口鐘。他見我們來，堆着一臉和靄的笑，和我們每個人緊緊地握手。我從他裹着白被單的空隙里，看見他底兩隻鼓着筋肉的、古銅色的、充滿了力的臂膀，以及彈性的突出的胸部，才找出他「厲害」的理由。

當時我不知道用什麼話才能贊美這位勇敢的戰士，最後逼出了下面的幾句：

「聽說您一個人幹掉四個鬼子，老總爲國殺賊，真勇敢，真難得！」

他用得意的微微有些靦覷的笑容接受了這贊語。

「老總怎麼樣幹掉四個鬼子的？」一個同學問。

「就是十號夜里呀，七八百鬼子攻打龍王廟。鬼子仗着人多，一窩蜂衝上來。媽媽的，咱們人少也不「老」給它！弟兄們把衣服一脫，就跟它肉搏！」他的右手向外一拉，比方拉出一把大刀。旁邊一個女同學嚇得退後兩步。「那天好像有月亮，俺瞧準一個掛指揮刀的東洋官兒就一槍，他心窩裏中一彈就翻了！」

「一個鬼子火兒啦，舉起刺刀就向俺胸口刺過來，」他拉開披着的被單指住自己的心口，似乎鋒利的刺刀馬上要插進他底彈性的厚胸。我們都替他捏把汗，「俺用手把它一格，刺刀歪到一邊，跟着一刀，就把鬼子的頭劈做兩半！」他底有力的臂膀一舉，似乎一個人頭被他劈做兩片斜掛在肩膀上。女同學一齊銳聲叫

起來，我底肌肉也猛的打疙瘩。

他接着巴的一聲拍着大腿：「當時俺這裏也吃了一刺刀，氣得一咬牙，就把對面鬼子底左臂膀卸了下來！」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掌切自己的肩膀。緊接着：

「二三十個鬼子一窩蜂擁上來，一下子把俺擠得栽倒河里」，他的身子也一歪，「河水不過六尺深，俺沒有滅頂，連忙浮水到對岸，回到團部報告。」

所有的人不約而同地鬆了口氣，一個同學吐出舌頭來說：

「好危險！好危險！」

他點頭同意：

「要是俺不會點武術，俺早完了。」接着他又一轉：

「咱們當兵的責任就在殺賊守土，算不得什麼。俺就是被幹掉了也值得，俺一條命已經賺到了三條！」

白刃戰

——七月八日的傍晚，雙方約定了暫時停戰。

夜。

雨落着。

大地被雨的迷霧籠罩着。遼遠的山山岳岳成了茫茫一片。草莽、樹林、土堆、石碑、房屋、橋梁、營帳……都在急雨的交織中迷茫了，消失了。

黑暗中沒有一點聲音。雨急落着。營帳附近潮溼的土牆坍倒成一堆爛泥，磚頭亂七八糟躺在泥水中。地面上交錯着無數小河流，一直流進了營帳去。

營帳中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火亮。兵士們在黑暗中警備着。空氣緊張而嚴肅。

突然——

啪！啪！

兩聲槍。不是約好了暫時停戰的嗎？槍聲却尖銳地從對面日本兵營里尖銳地放射出來。弟兄們沉不住氣了。互相探詢，咒詛怒罵。

「爲什麼呢？」

「不是約定了嗎？」

「……………」

低微的不耐煩的聲音中交織着憤怒和忍不住的煩燥。駐宛平廿九軍廿七旅的金營長聽見軍中的不安了，他立刻召集各班長來訓話：

「我們軍人雖有守土天職；但我們也得服從上面的紀律！上面命令不許動，我們也不可隨便亂動。」

「可是日本兵放槍了，報告營長——」

一個班長忍不住地說。他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他底眼睛在黑暗中閃着。

「我們暫且觀望一下，」金營長冷靜地說，「都回到原來的崗位上去，不許動。」

「可是！」十九歲的班長說。

「下去！」

都退了出來。

時間在快要破裂的忍耐中爬着。雨不歇地落着。黑夜中藏着什麼祕密。

啪！啪！

又是兩聲槍從日本兵營放射出來了。

再也不能忍受了。再也不能等候了。十九歲的班長先跑進營里去，隨着許多弟兄們也跑進來了。

「報告！」

十九歲的班長立正，舉起手來；但是他把胳膊垂下來了，兩條腿一彎，他對

着營長跪了下去。後面起冬古冬，弟兄們都跟着跪下！

金營長苦痛地望着他們。

「請營長發命令打日本兵！」跪着的弟兄們一齊說。

金營長沉默着。

在外面，又是——

啪！啪！

兩聲槍從對面射來。

十九歲的班長突然哭起來了。他俯在溼地上哽咽着。于是所有的兵士們都哭了；粗的嗚咽斷續着。

「起來！」突然營長粗暴地叫着：「換上便衣，拿出大刀來！」

倏啦一下子，人們全站起來了。

無數的大刀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雨急暴地在外面落着。

「聽我底口令，向前衝！」營長一揮他底刀。

「殺呀！」

「衝呀！」

無數人的吼聲在黑暗中吼起來了。大刀舉起來了。像一陣狂風，這廿七旅的一營將士捲過了蘆溝橋，衝進了日本兵營。

敵人們在驚異中突然醒悟了：

「長城的廿九軍！古北口的大刀隊！」

混亂了，人們向各方面跑去，滑倒在泥里，跌下橋去，槍啪啪啪無目標地亂響。刀光一閃一閃在急雨中飛舞着。

「殺呀！」吼聲雷似地震顫了大地，響澈了戰場。

啪啪啪，槍無目標地亂射。

十九歲的班長瘋狂着，用大刀捲進敵營去。他底刀左右並排揮去，人頭滾着，屍身也就向左右並排倒下來。他心中默默計算着：

「十二個了！」

于是又是一個屍身向後倒下去，這使他差點兒絆了一交。他心中想道：

「第十三個！」

他抬起頭來，四下里沒有敵兵了。屍身在地上泥里扭曲着，蠕動着。雨傾盆地落在他身上，他回過身來，弟兄們已向自己營中跑去了，哨子在響，號聲也響起來。

「集合了！」

在大雨中，兵士們齊集在營前。

「我軍已將百餘名敵軍全部殲滅，且得無數槍枝子彈。」金營長渾身是血在雨中結束了他底話。

將士們回到自己底崗位上去，脫了便衣。

夜深了。

雨落着。

——七月十二日晨。江羽——

宛平抗戰線上

一 蘆溝橋·宛平與廿九軍

出北平廣安門向西南行二十餘里，我們可以看見在永定河上面跨有一頂白的石橋和一頂鐵橋。這白的石橋，便是我們的有名的蘆溝石橋，而那稍北的鐵橋，則是平漢路鐵橋。

蘆溝石橋據說始建於金時，到前清康熙、乾隆時，曾加兩次重修。橋共十一孔，作微彎形，長六十六丈，闊二丈六尺。馬可波羅曾記其雄偉，說是可以十騎並進，而事實上，三輛大車並排着在上面走，也不成問題的。

橋身是全部用白石造成。每根橋柱上，都彫有一精緻的石獅，左右兩相對。而這幾百尊石獅的形狀，竟無一相同，其工程之浩繁，亦可想見，無怪一些人要

把它當作燕京八大景之一。

蘆溝橋不但有風景上的價值，而且在交通上及軍事上也是莫大的重要。在漢鐵道未建以前，南部諸省到燕京去，幾乎非經此石橋不可。（從前凡是到北京去趕過考的人，類多走過此橋。）因為如此，所以在軍事上，欲窺北平，就須先得蘆溝橋。蘆溝橋一得，那末北平簡直是囊中之物了。

在蘆溝橋的東面，近接着有一座小的磚城。這城小得簡直只像一座堡寨，因為即使穿城，也不到一里路。這城便是我們宛平城。宛平城雖然小，但是其重要性却決不小。因為，倘若蘆溝橋是北平的咽喉，這宛平城却是北平咽喉的守衛者。正因如此，所以我們宛平在前清便有一段光榮的歷史，就是其他各處城市，都要納稅給朝廷，但是我們宛平，朝廷却要納稅給我們！

自從「九一八」事件發生，我國東北五省被奪，敵人的野心仍不稍戢，近來又妄想包圍北平，以遂其操縱整個華北的夙願。因此，去年占據了豐台，今年又

拚命到我們宛平一帶演習，其用心何在，是不難洞燭的。

但是我們對於這北平的咽喉，難道就肯輕易放棄了嗎？不，我們不能放棄它，我們不能放棄整個華北的生命線！在宛平和蘆溝橋一帶，我們正有着我們的英勇的二十九軍！這軍隊，在過去有着著名的喜峯口的光榮戰史的。

談起喜峯口，談起豐台，絕會使任何一個二十九軍的戰士發出悠長的太息。可是，在他們的太息之中，正含蘊着一種憤怒和一種熱力，他們接着就會說：

「這筆賬總得清算一下子！」

在宛平，我們每天跟廿九軍的戰士們（屬於吉星文團的）有着親近的機會。他們的大刀常成爲我們間的最好的材料。有人還能從光榮的回憶中滔滔地敘述他過去的戰功；而一提起我們的敵人，牙齒咬緊了；他們常異口同聲地說：

「咱就不服氣……」

於是，他們背上的大刀就會響出聲來；喜峯口的血光同時閃耀在每個人的心

上，使我們常能想起「英雄無用武之地」這句舊話，而深深地感到一些往昔的惆悵。

宛平雖然是一個恬靜的小城，但在廿九軍的戰士們的心目中，却常被未必遙遠的一種刺激的空氣所刺激着，而永遠感到無限的動盪。

而恬靜也並不是他們所希冀的。早些時候，他們的隊伍裏來過一位日本顧問，跟他們儘說些「親善」的話，還跟他們講在「滿洲國」的士兵們的「平安」的生活與「豐盛」的待遇。可是，到今年四月裏，這位異國的顧問先生終於被他們驅逐了出去。他們每個人都有一種堅決的認識或者簡直一種「成見」：

「日本人是不可親近的！」

因此，他們有一個戰爭的祈求，永遠有一個復仇的熱望。你去問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

「願意跟日本人拚一下麼？」

「什麼話！他們不死，就是我們死！」

「那麼在豐台的時候爲什麼又不打了呢？」

「有什麼話說，那是……」

接着無限的惆悵，就現出在他們的臉上了。

二 清償血債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但是，清償血債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七月八日清晨，恬靜的宛平城正沉入酣睡中，突然一片鎗聲把我們驚醒。雖然我們宛平城外，近來時常有敵人的軍隊光臨實彈演習，鎗的聲音已經聽慣，但是這一早的鎗砲聲，却顯然與平素的不同。平素的鎗聲，聽去完全像一個瘋人的獨白，而這一早的，却顯然有了回答了！

戶外，顯然人們正在活動。一陣陣的跑步聲過去了，此後又是車子的轆轤聲。槍聲愈加密了，接着砲彈在附近炸發的聲音也傳來了。這時鄰居的李××跑

來很急地嚷：

「鍾先生！鍾先生！起來，快起來，幹起來啦！幹起來啦！」

是的，這一次，真是正式幹起來啦！槍彈的哼聲幾乎就在耳邊交織着，而喊着「殺呀！殺呀！」的，不正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親兄弟、我們忠勇的衛國軍隊嗎？

我連忙披了衣服起來，打開了大門。剛剛跨出大門一步，一顆子彈就「噓」地向我飛來，掠過肩上，打進了我左面的牆中。但是我不能因這一顆流彈就懼怯，我應當立即趕到縣府去，辦我所應辦的職務。

路上和一批批的刺刀上了槍的匆忙的軍士擦過，我急急趕到了縣府，請示了王縣長，辦完了我的「非常時期」的職務。看看一些同事的面龐，都帶着又懊喪又興奮的神色。

「橋已經給倭子佔去了！」

「這却怎麼辦！怎麼辦！我們顯然不大能支持呢！」
「怎麼還沒有援軍開來！我們不能就這樣被人圍擊！再說我們也不能讓守橋的一連烈士們就那樣白白的犧牲！」

但是和這少數的同事比較起來，王縣長却「有成竹」得多。他早已傳出命令：「把城門緊閉。非至敵人近城時，不得虛發子彈。蘆溝橋，等援軍開到後再講。」

三 「奪回蘆溝橋！」

到八日的十點鐘模樣，我們的援軍開到了！這援軍不是別人，正是吉星文團的親兄弟們！

吉星文團的開到，彷彿使我們宛平城平白增添了一千萬噸的重量。

「鬼孫子不要厲害！就瞧勁兒的吧！」

一些人雖然沒有明白說出這句話，但是從他們的臉上，却都可以看出這種表

情。他們給這些勇士們送來茶水，送來饅饅，送來麵湯，同時我還看見有一個靠十歲的女孩子，送給了一個士兵以一隻不大能充禮物的蘋果。——總之，一些人（從男人到女人，從老的到少的）是完全把那些勇士當做了自己親兄弟，並且像對自己親兄弟似地無顧慮地對他們抱着一種熱望，那便是奮勇殺敵的熱望，替他們及戰死於蘆溝橋上的一連烈士復仇的熱望。而這吉星文團的兄弟們，也決沒有辜負這熱望的。

團長吉星文是一個靠三十歲的少壯軍人，高高的身裁，黑黑的皮膚，實在可以令人想一座青銅的彫像。他說起來還和我有一點鄉誼，因為他也是河南扶溝縣人。和他，我曾作過一段短短的談話。

「吉團長的軍隊工作幹了幾年？」

「小弟十四歲進軍隊，今年混了十五個年頭！」吉團長謙遜地回答。

「今天到了多少弟兄？」

「這個……」

吉團長顯然有些難於置答。實在，我這問題在這關頭提出，是有些不妥的。因為這顯然是有關軍事祕密的呀！

此後我們便把話頭轉到了敵人的蠻橫，和蘆溝橋的戰事。這時吉團長現出無限的感慨，最後沉着而有力地說：

「軍人職在保國，這次我們是不讓敵人再放肆的！」

一天在徒然的使者往返和小接觸中過去，夜幕終於掛下來了。因為要防免宵小的擾亂和漢奸的活動，我們太陽一下山便戒了嚴。而我，爲了繁忙的工作，就留在縣政府內。

到九點鐘模樣，我軍的反攻開始了。

「奪回蘆溝橋！」

槍彈和砲彈的哼聲開始交織，縣府和各處民房開始開口，而我們體內的血液

也開始愈加激烈奔騰。一切都變成了紅色：天發着紅，牆壁發着紅，我們眼睛也發着紅。

槍砲的聲音時稀時密，我們心中的忐忑也時急時緩。我們是用全副的焦急等待着前線的消息，但是消息却一點也沒有得來。

一切都是血，一切都是古怪的哼聲，一切都是破裂。而七月八日一夜，就在這古怪的哼聲和破裂中渡過。

東方漸漸發白，戰事已經幾乎完全中止。這時我再也忍耐不住，跑上城牆向蘆溝橋一看！

那積滿屍首的橋上高懸着的，不正是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嗎？

但是說起這一役中我國士兵犧牲之大，却是夠傷心的。我們派出去了一連敢死隊，而除了生還的十餘人外，其餘都壯烈地陣亡了。

不過比起敵人的犧牲來，我們的犧牲，不過是小少的「賭本」罷了。事後

我們曾經有機會到蘆溝橋頭去視察過一次。那裏東一堆西一堆地積滿着屍體，敵人的和我們親兄弟的交疊在一起，而即使無論拿那一堆的敵我死亡數比例起來，我們已經可以想出我們的親兄弟們是做了多麼英勇的舉動！

那些敵人，每一個都是殘廢的人。他們不是少了一隻手，就是少了一隻腳，再不然就是少了半個頭——

他們都吃了我們的大刀！

大刀隊使敵人胆寒的情形，單靠空想是想像不出的。我們可以跑到城牆上去看看敵人的情形。（我們在城上是可以清晰地看出敵人的陣線的。）他們在戰壕後，「東施效顰」地也在練習着不倫不類的大刀。他們的裝束，除了頭的鋼盔外，頸項間、手臂上、腿上、都包着鐵皮，（這簡直可以想像古羅馬戰士的全身銅甲，）但是，無論他們如何把全身包起，也不能把他們的內心的恐懼包起的。但看，吃着我們的刀砍的，不仍舊是那些鬼孫子嗎？

四 敵人的毒辣行爲反而把我們的民衆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了！

十幾天在折衝和接觸的交錯中過去，七月二十日終於來到。這一天，是敵人約定撤兵的日子。本來大家都想，敵人雖然善於悖信，但是這一次的撤兵約定，也許總可信了。

但是，事實上，敵人非但依然悖了約，而且對我們施了更毒辣、更兇狠的手段，那便是開始於十二點鐘的猛烈砲擊，所謂「掩護撤退」。

單從下面的比數上面就可想像這次砲擊之慘重：一個穿城不到一里的小城，一次竟吃了五六百砲。

每一所房子都幾乎破碎了。特別一些公務機關，是遭遇完全的燬滅。（這是一件古怪的事，同時也不是一件古怪的事。因為敵人早已以「撤兵調查」爲名，把我們各公務機關所在地偵查清楚，把砲口瞄準了。）所有的街道，也被轟成滿是窪坑。可憐的王禿子媽被轟死了，最知己的好友的張繼光也被轟死了。

敵人顯然想要把整個我們宛平轟平。——否，惡辣的敵人，非但想轟平我們宛平，而且想把我們全中國轟平的。

但是說起我們的民衆，我們却決沒有因這慘重的損害而表示一絲一毫動搖。反之，那敵人的毒辣行爲，是反而把我們的民衆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了！

當砲轟一開始，王縣長曾下令勸告居民一概暫時離城。但是一般民衆，除了老幼無能者，却堅決拒絕了這個勸告，他們和忠勇的士兵兄弟願與蘆溝橋生死一樣，願與宛平城共生死。這是他們的心境：士兵兄弟爲國犧牲，我們也要以爲國犧牲爲榮！

民衆即使在猛烈的砲擊中，也沒有改變他們的歡愉態度。

「喂，××，伏下！」當砲彈落下時，人們就以開玩笑的態度命令他們的同伴。當砲彈爆炸後，人們就又以開玩笑的態度命令他們的同伴：「喂，××，站起！」

大家這樣忙碌地起着伏着，彷彿敵人并不是想殺死他們，却在和他們玩着遊戲。

但是，有一個小夥兒，却被這血腥氣的遊戲弄得發了瘋。他當大家伏地未起的當兒，突然爬起，一面喊着「殺呀！殺呀！」衝了出去。并且在跑了幾十步路的時，被另外一個砲彈悽慘地炸死。

我永遠不能把這小夥兒的影子從我眼簾前抹去。而且在這裏我也要把他特別記出，以為紀念。這青年，顯然是一方面因為對敵人的毒辣行爲的憤怒，一方面因為想為我們宛平復仇的熱情，而犧牲了的。

這幾天我們宛平一帶已經幾乎完全沉靜。小小的接觸雖然少不了，但是大體已入休戰狀態中。但是我們相信，我們的抗戰，是不會就此終了的。敵人無疑地會繼續向我們挑釁，而我們無疑地也會繼續予以迎頭痛擊。而這裏，我可以帶給讀者的關於忠勇的士兵兄弟的消息是：

他們正在拚命攝取着睡眠。并且一有空間，就磨礪着、修整着他們的急待喝血的大刀。

——鍾士平於長辛店——

到朝陽門去

到朝陽門去的半路上，我們勞軍的大汽車忽然停下來了。

車一停下來，我們，心急似箭的三十個人，就乾柴似地發了火啦！車上暴雨似地飛出來吵罵的聲音：

「揍開車的！」

「媽的，他是故意同咱們麻煩！」

「這小子沒有良心！」

原來是：車夫下來添汽油。

我們每一秒的時間都是寶貴的。我們要在八點鐘戒嚴之前，慰勞各城門守城的兵士。時間已經有六點多了，天大的理由，阻不住我們的行程。但，車既然停

下了，向車夫吵罵，就真的毆打他也沒有用處了。

馬路的一傍，圍來了許多大人和小孩子。他們看馬戲那麼熱切地看我們底旗，望我們底臉。可是他們都沒有說什麼。

一個黑臉的中年婦人，單獨同我們講話了。

「你們，」

說話的當兒，她底一隻眼角與嘴角像用線抽着似地一齊向上搖動。

「有多少伙呀，我今天碰見的可多啦！」

我們中的一個很驕傲地回答說：

「二百多伙吧！北平市學生，北平市各界……」

「你們也是往各城門去的吧！你們全部都往那地方去嗎？」

她連連地向上搖動着眼角和嘴角。

「誰說的！我們有許多批到傷兵醫院，到宛平和蘆溝橋去哩。」

「嗯……你們猜這次戰爭起來起不來！」

「還有個起不來！鬼子硬要佔咱們城池咱們硬不叫他佔！」

另一個同學吵架似地說。

「再不打，全國地方都歸牠們了！」

車夫已經上好了汽油，車吐吐着就開行了。那個中年婦人加勁地搖動眼角和嘴角追趕着問：

「喂，你們，你們可是那個學校的呀？」

「東……」

說話的人剛吐出個「東」字，車已經驚馬般地跑遠了。

車子穿過槐葉拱蓋着的柏油馬路，慰勞的大旗在風中鼓動，旗下邊，一頭女同學底長髮放浪地飛開，有一小束飛得特別高，並且像繫在電扇上的細紙條那麼抖動着。

十分鐘後，我們到了朝陽門。

這城門，和其他外城的城門一樣緊緊關閉着，堆着沙袋。門下站着十幾個警察、憲兵、保安隊。城門上露出幾個廿九軍兵士的面孔來。

人們都記得，一年前，朝陽門也曾發生過「事件」。對方也是日本兵。對方深夜要進城，守城的兵士拒絕了。對方就向城上開槍，城上就抵抗起來，從此朝陽門上，豎立了烈士的碑。這血的紀念，掀動了「一二九」劃時代的潮浪。

在昨天，（蘆溝橋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在早晨，相同二年前，日本兵又要求入朝陽門，又被守城的兵士拒絕了。對方一味地向城下逼進，於是城門上飛下來一顆炸彈。一顆炸彈，便把敵人嚇退了，在今天，朝陽門又做了人們談話的資料；朝陽門上的兵士又成爲人們所歌誦的目標。

爲了尊敬這個城門，我們慰勞團特別地貼近它排立。

我們四個代表，隨着一個警察走到城門旁邊，一個通到城樓的地方。我們等

在下邊，警察持着我們名片走上城去。同時，一個排長從城門樓上走下來。他接過名片，便向我們招手。

我們登上了城樓，熱心地同排長，同汗流滿身的弟兄們握手！最後我們見了守城的長官，連長。

他，山東人，紅臉，身體高大而強壯。

我們中的一個人說，我們代表某某團體前來慰勞。

「實在不敢當，」連長冷靜地說，「守土禦侮是我們軍人的天職！」

但，在同時，淚水浮到他眼邊上來，他又接着說：

「這個國家，還成什麼國家了！」他底臉紅漲得像大蘿蔔似地。

「今天還有說不抵抗的軍人就不算軍人！」

「連長，」代表把聲音提高起來，「在長城抗戰之役，廿九軍曾有過最光榮的歷史。可是，我們民族的恥辱並沒有雪除。經過塘沽協定，察北特殊，冀東自

治，豐台退讓的五年來，廿九軍一直忍氣吞聲到如今。現在華北已經到了存亡的關頭了。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廿九軍覺悟了自身所負使命的重大，又發揚了長城抗戰的精神。你們守城的官兵，不分晝夜辛辛苦苦地加緊戒備。這種偉大的精神，我們是非常欽佩，而且非常感激，你們的功勞，將永遠刻劃在華北人民、全國人民、尤其是我們東北人的心中！」

代表中另外一個人說：

「今天我們前來慰勞，說是慰勞，我們却非常慚愧。我們的禮物，是這樣微薄。不過這點點的禮物，代表着流亡北平市的廿萬東北人底心，我們把這獻給你們廿九軍。請收下吧，連長，接下這份禮物，同時並請把我們的意思傳達給守城的兄弟，我們全北平市的東北人，已經組織起來了。我們組織了廿九軍抗敵後援會。我們有交通、宣傳、服務、募捐、救護……我們願意用所有的人力、財力，必要時，我們的生命，做廿九軍的後援。請你們安心地幹下去吧，可敬愛的廿九

軍！」

連長毅然接受了我們的慰勞後，他也有幾句話向我們流亡人說。他說：廿九軍決以最大的信心抗戰到底，他們抗戰，直到最後的一兵一卒。直到最後的一兵一卒，他們也要抗戰。

在城門下，我們全體慰勞的人伸出了刺鎗般的胳膊，每一隻胳膊對準了城頭的廿九軍。我們喊：

「擁護廿九軍抗日！」

「保衛華北！」

城樓上，廿九軍的兵士，鐵柱子似地立在城頭，眼巴巴地望着我們。我們知道，他們在作什麼感想。

我們站在慰勞的大汽車上，依依地望着遠去了朝陽門，朝陽門上的弟兄！我們默默地祈禱着：

在國防前線的兵士，都像廿九軍和十九路軍一樣英雄吧！

在後方的同胞，都像他們前線的軍隊一樣緊張罷！

讓全國的人民和兵士結成一條鋼鐵的長城，防守着祖國的土地罷！

——方采——

救亡途上

「死鬼！還不快走！」

蘇忿忿地揚起了鞭子。驢子吃了一驚，彷彿被鞭子增添了力量，抖抖鬃毛，繞着聳峭的怪石峯跑……

我們是那麼走下中條山，進了鹽池。

廣漠的鹽池內，那一泊接連一泊的鹽水，一畦接連一畦的鹽渣，一堆接連一堆的精鹽……皆彷彿是受過嚴密的軍事訓練，那麼整齊而沉靜地排列着。

我們牽驢在堤上走，給鹽泊中投下晦淡的影子，幌呀幌的，工人們停止了工

● 這鹽池長五十里，寬十里，產生大量的「路鹽」。

作，陌生地瞅視我們，其中有一個小童工用赤紫色的胳膊遮住陽光，向我們閃着活潑的黑眸子，他們也有的在交頭接耳地談論，直等到對岸堤上逡巡着的老和尚吹起口哨，才怯悻地把貪婪的目光移開。

在水鳥的撲翅聲中，驢蹄的橐橐聲中，我們出了鹽池。

運城，晉南最繁華的小都市，在我們眼前出現了，它那北門外的大教場上，擁塞着一羣黑壓壓的人頭，我們好奇地收住繯繩，跳下驢子向教場走去。

會場上已擠得水洩不通，人們全顯着那麼緊張而焦灼的神氣，細碎的汗粒在臉上膩流、氾濫……黃色、紅色、綠色……各種顏色的小旗不停地在他們手中飄舞。

高高的主席台上，站着一個穿黃衣的小女孩，漲紅着臉，濺迸着口沫講演，因距離較遠，那聲音划浮過來已很低微了，我們踮起脚尖，豎張着耳朵，竭力捕

●老和尚就是工頭。

捉着她演講的每一個字眼，末尾，才聽清她熱烈地扯着嗓子喊：

「我們要救亡，女人跟男人一樣，擁護當局的守土抗戰！」

喊聲在熱烈的拍掌聲中消沒了。

爲了奔走旅途，我們離開了這個盛會，在城內一家小客棧歇下。

吃完晚飯，時間尙早，我們又作了一個書店的巡禮，在運城，書店最興隆的要算麗麗消費合作社和生存書店，它們的書架上置滿紅紅綠綠的前進讀物，真可謂琳琅滿目，據他們談，報紙以立報的銷路爲最好，雜誌的購買力也挺大，專門的著作較弱些。

從書店走出來，西天一抹紅霞，暮靄蒼茫，街衢中靜悄悄的，夜景美極了。

二

午夜，我們上了同蒲車。

同蒲車較前進步了，很和正太車相仿，它稍稍休息一下，就載着旅人們不同

的心情，不同的希冀和幻夢，猶如一隻巨長的大蛇蟲，憤怒地吼着，向遼闊的曠野奔過去，兇猛而且迅速。

蘇和我歪着腰肢，斜坐在車箱中，無休無止的談着，從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談到田軍的八月的鄉村，兩旁數不清的山色樹影，像電影似的掠過……

到了候馬，曙光才透進扉內。

對面的坐位上，一個穿黃制服的青年在揉搓眼睛，似乎是剛醒來。那高長的個子，癯瘦而削長的臉，使我認清他是一年多不見的老朋友陰，於是我向他打個招呼。

他吃驚地掉轉頸頸，瞅我一眼，就疾快地過來握住了我的手：「金芸嗎？久違了，你上那兒？」

「上北平去唸書。」我讓他坐下，反問：

「你呢？」

「太原呀！」他瞧瞧衣服，好像說憑衣服也該知道他是上太原似的，接着又補充：「我在幾個月前到太原幹了村政協助員①，在榮河縣服務了三個月，現在是回太原報告的！」

從前對救亡運動毫不熱心的他，而今也捲到救亡的漩渦中了，而且很積極，我是覺得意外的意外，於是我揮揮煙灰問：

「成績很好吧？」

「談不上，談不上！」他滿臉堆着笑，露出兩排黃牙齒：「不過大家極努力罷了，按榮河一縣說，犧盟會②的會員已突過了兩千多，救先隊③也增加到四百，民衆們也不像從前的糊塗了！」

① 村政協助員是派到農村活動的政治工作人員。

② 犧盟會是犧牲救國同盟會的簡稱，它是省各界在省政府領導下組織的救亡集團，有大量羣衆。

③ 救先隊是救國先鋒隊的簡稱，它是由犧盟會中最積極的一部分組成。

沒等我發問，他又熱情地開了口：

「這次，我們除了喚起民衆和組織民衆的兩個基本任務外，還有一個重責是招集國民兵軍官，我們在滎河也招集了很多，現在都集中到太原太谷一帶受訓，這是武裝三十萬民衆的第一步……」

我把煙頭扔到窗外，向他翹起大姆指：

「你的工作挺有價值——你是救亡的基本幹部，從你們身上就可以看到中華民族的新生！」

「沒有什麼，救亡是每個青年的職責呵！」他謙虛地笑了笑，瞥了他那黃制服同伴一眼。

沉默了，我們聽見下面車輪轟隆轟隆地走着。

天氣極晴朗，正午時候，車箱內燥熱異常，蘇把玻璃窗放下，讓原野的風吹進來，無意中，身旁兩個人的對話逗起了我的注意：

「自從聽說我那娃子被判了十二年徒刑後，我那老伴嚷着要跳井，我也急得想死，你想，我們成年盼望長大的娃子在省城唸書，忽然被抓去判了十二年，我們只有他一個，唉，活着有啥意思？後來，我那老伴真的急死了，我還挨着、挨着，全當娃子死了，誰想前天忽然接了他的信說被放出來了，要我捎些錢，我聽村裏師父唸完，喜歡得一夜沒有闔上眼，不管收成多少，就借些錢上省看他……」說話的是一個老頭子，滿臉皺紋，土聲土氣的。

靠他坐的一個商人模樣的胖子接着說：

「你老人家真有福！這次放的有多少？」

那老頭子喜得嘴也闔不住：「全放了！全放了！」

——是人間最真摯的喜悅呵！

在介休平遙一帶，遙遙地望見許多高大的碉堡，那是去年春天內戰的遺跡。

趕到太原城，已是滿街燈火了。

三

太原是浸沉到動蕩的風暴中了。

一切的政治、經濟、文化……全在急劇地轉化着，曾有挺進隊之稱的主張公道團已把力量集中到救亡方面來，「物產證券」和「按勞分配」之類的叫聲也在救亡的大前提下削弱了力量，在文化界有文化界救國會之類團體在努力着，「剷除漢奸」「守土抗戰」的標語到處皆是……

國民師範，是去年因學生思想左傾而關門的，今年却在裏面改設了軍政訓練委員會，製造大批的救亡人材，爲了明瞭真象，我去找一個女朋友。

我倆一見幾乎驚愕得不敢相認了，她已完全是軍裝，灰帽、灰衣、灰褲、灰裹腿……儼然是一名大兵了。

她把我引到十一連接待室，興奮地報告如下的話：

「芸！你以爲當兵苦嗎？你以爲女人就不能吃苦嗎？那你錯了，這兒比在學校要痛快得多，除了行動是受着嚴格的軍事訓練外，什麼全是自由的，愛國當然是更公開、更自由了，而且——

「而且在我們中什麼全是採取民主的，極端的民主化，彼此中間一切隔閡全沒有，整天在學習捐槍、跑步、看護、演講……等最重要的救亡技術，整天在準備着，準備獻身給一個神聖的大事業！

「我們共綱是十二分連，政訓班、軍訓班、少年衝鋒隊、民訓幹部四個部分，除了少年衝鋒隊是去年俘獲的×軍釋放了組成而外，其餘大部分是從遠近各地跑來受訓的學生，我們女的約有六七十個，有的從北平來，有的從河南來，有的……的……

「這裏要比在學校坐冷板凳痛快多了，我們跑在街上，老百姓都叫我們姑娘兵，哈！姑娘兵，多新奇喲！」

說到這裏，她的聲音有些喘，顯然是激動得太厲害了，於是她咳了一聲。把話止住。

之後，她又帶我到全校各處遊巡一次，那時他們剛下了課。有的打球，有的跑步，有的騎車子，有的看雜誌……到處充溢着活欣欣的朝氣。

隨即，她又引我到揭示欄前，那寬大的木板上被五光十色的壁報盤據了，她指着一塊紅色的部分告我：

「你瞧，這是我們的！」

我抬頭一看，那壁報上抹塗着很大的標題，引人注目，墨跡還沒有乾：

「爲了擁護正義和平

西班牙人民和法西斯賣國走狗作浴血的戰鬥」

這是指西班牙內戰的。

我想，這強烈的救亡火藥庫，不久該爆發很絢麗、很爛漫的花朵來吧！

踱到一個藍球桿前，我們站住了。

當我正打算說些鼓勵她的話時，驀然，一陣清朗而宏壯的歌聲在身後騰響起來。

「轟！轟！轟！」

我們是開路先鋒！

轟！轟！轟！

不怕……

四

夜間上了正太車，車不停地轟隆轟隆地走着，單調而且沉鈍，它掠過曠野，掠過山巒，晨曦眩目中在石家莊停止了。

蘇和我下車，休息片刻，又匆匆轉到平漢車去。

車箱中的旅客極多。連中間的路子也堆滿人，彷彿一堆堆貨物，有許多農民

也露着被生活燻得顛頹而枯黃的臉，吃力地掙扎着，他們也許是在逃荒吧？當這各省災情極重的時候。

沿路上，那些「守土抗戰」「剷除漢奸」之類的標語是看不見了，相反的却只看見仁丹、牙粉、味の素……的廣告，而且是很多，很多……

心是無底地下墮……

黃昏車開到琉璃河，我忽然回憶到王亞平作的十二月的風內晨曦中一段，恍惚中我細細體味當時的那道悲壯的情景一股異樣的熱熾在渾身燃燒！

下車的時候，仍然是夜。

是北平的夜，歌音幽揚車水馬龍，依然是一個太平世界。

淚，悄悄嚥進肚子了……

參加戰區服務團

七月十一日。這是一個興奮的日子！

走進了××大學的門口，糾察隊並沒有阻攔我，一直踏上了學校辦公室前邊的一排石階。我的兩腳剛一踏上去便發出一種清脆的聲音，響亮的、尖銳的、從遠遠的白石灰牆反應出一陣回音。配合着我那興奮的心弦在微微的激動強烈而且緊張，彷彿有什麼東西把我的生命刺激得顫動了。突然這方起了一陣騷動，有人在不可分辨的方向叫囂着：「戰區服務團，」以後那喊叫的聲調便有些沙啞了。這幾個單純的聲音引起我的狂喜，我禁不住要爲着一種理想狂喊起來，我覺得我的身子微微有些顫抖，望一望眼前的石階，又慢慢的走開了。

這裏距離大街很近，隔着大牆可以聽見有運輸子彈的汽車聲，軋軋的，膠皮

輪轆着水門汀的馬路一陣吃吃的響起來，檢察行人的警察在大聲的吼叫，高麗人被拘打的哭啼聲以及洋車夫開心的狂笑。今天的情形却是顯得緊張起來了，每一個沒有生氣的角落也都表示出嚴重的場面。那麼學校裏救亡的情形怎樣呢……我沒有想下去，我深恐我的思索陷入於單純的回憶裏。我爲什麼想起這許多呢？甚至我把街上所遇到的情形都回想起來了。大概我的情形太激動了吧。

學校裏的地理我還很熟悉，不用人告訴我便走上了角門的近前穿過了一排教室。教室的西側是一條長長的甬道，上邊搭着走廊，它的一面是靠着房牆，深灰色的磚塊露出均等的凹痕，閃着暗光。現在它的上面却被花花綠綠的情報所貼滿了，用各種極醒目的標題來刺激讀者的眼睛，筆體非常雜亂，也有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傳單是貼在情報的旁邊，重要的新聞都畫着紅圈。讀壁報的人非常多，幾乎一段走廊已經被他們佔據住了。有的人在高聲的朗讀着，當他讀到二十九軍勝利的情形，旁邊的一羣人都隨着狂笑起來，叫囂着，拍着掌，已經沸騰起來了。

甬道走不過去，於是我跳下了走廊。當我的一隻手扶着欄杆的時候，不覺的，把一個青年的肩領碰了一下，他一陣發驚，把臉轉過來。

我沒有說什麼，我只是帶着一種慚愧的神情注視着他。他是一個小個子，兩肩稍低，具有一副靈活表情的人。他望見我只是微笑，似乎並沒有對於我那無禮的舉動加以責備，深深的注視着我。他開始向我友誼的點頭。

「你想看情報麼？」

「不。」

「你要看可以上來，上來看。」他搓手背，又繼續向我說：「我可以把地方讓給你。」

「不！我是不想看。我想到戰區服務團去報名，現在九點鐘，正是報名的時候。」

「你是想到戰區服務團裏參加工作麼？」他驚疑了，他帶着一種興奮的神采

開始搖着他的手：「這真是目前一種重要的工作，艱苦的工作，全民族的抗戰已經發動了……」他閃一閃眼：「我說得太多了。現在你到戰區服務團裏報名麼？現在就去！」

我遲疑的向前走了一步。

「你知道……」那個小個子又在我的身後喊叫了：「你知道戰區服務團在那裏辦公麼？」

「我不知道。」我堅決的回答着。

「從後數，是第四排教室，靠東邊的屋裏。」他用手指着前邊那深灰色的房脊。「就在學生自治會的東邊。」

我認明了「戰區服務團辦公室」幾個黑字走開去。玻璃門開着，那幾個黑字已經被風搖落了一角，也許是某一個人開門時不經心弄碎了的。早晨的陽光顯得非常可愛，屋子裏的輪廓映得異常的鮮明，當我初到屋子的時候，一切的現象便

反射進我的眼簾了。那是三間房間，中間用木板隔成兩個房間，但是有門可以出去。在外屋的當地上放着一張長方形的桌子，幾張椅子，桌子上放着幾疊報紙、情報、傳單、名冊、粉筆，有一架油印機和一隻水壺。屋子裏的人，顯得非常忙碌、緊長、紛亂而且惶惶。他們也沒注意我究竟來做什麼，也沒有人阻止我。他們在熱情的討論着一種問題，計劃着一種工作，大吵大嚷的油印機開始發動了，一張一張的傳單從機器滾子底下飛出來，落在工作人員的手裏，有的人在紙上統計着一種數目字，許多的眼睛都盯在那裏。突然牆上的電話機響了。有一個人跑向前去，於是大家都靜下來了，等待新的消息到來。

辦公的地方是設在屋裏。靠着北窗戶放一張黑色的椅子，一個青年人坐在那裏，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張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本冊子。他在上面畫着什麼，一筆一筆的。當他看見我的時候，立刻把一隻老筆放在桌子上。在起初，他對我感覺到有一種友誼的親善，繼之，他便向我嚴格的注視了。我站在他的前面距離二尺

地方，並不算太遠，我的手非常合適的把桌子上毛筆操起來。我想把我的名字寫到那本冊子，但是我又停了下，是有幾秒鐘長的時間，於是我又把目光向着桌角上一條紙單上看去。

.....

「附」戰區服務團規則

- 一：由山西直門乘火車至門頭溝、蘆溝橋，轉火線。
- 二：攜帶物品：氈子、雨具、茶杯、深色短衣。
- 三：車費、醫藥、及交涉地方當局，全由東聯負責。
- 四：會員報名由各國體代表負責。

我把筆停下，又想了一想。

「每個人需要這些東西麼？」我問。

「需要。」那個青年人本分的回答我。「自己願意預備別的東西也行。其他

的事情，則由東聯負責，本來這一次行動是由東聯發起的。」

「什麼時候起身呢？」我又問了一問。

「下午三點鐘。」他說完之後，臉沉下去望一望我，「你還，你還不知道麼？你沒有報名麼？」

「我沒有報名。」

我拿起筆來在那本冊子上寫我的名字，我剛剛的寫了一個字，又被他停止住了。

「你是那個團體的？有人介紹麼？」

「沒有人介紹。」我感覺到有點恐懼。我又要用筆寫我的名字。「我要參加，那個團體都行。」

「你是東救的麼？民抗的麼？或者有介紹人？」

「介紹人，那麼就算是李波林介紹吧！」

他允許了。於是我寫我的名字，團體，通信處。他看見的名字，顯出一點驚訝。

「是你呀！我早已經熟悉了，你沒有看見李波林麼？他已經來了。」

他驚喜了，他站起來和我握手。我呆住了停了一會，我又問他關於戰區服務團的組織，報名的編制。以及將赴戰區工作的情形。他一一的答覆我。

這時候方才那個讀情報的小個子走進來了，他給我們介紹，我知道那個小個子叫陳英，我們立刻熟悉了，感覺到非常的親熱。

外屋裏的電話機突然又響起來了，聲調很響亮，隨着那聲音人們又是一陣紛亂起來了，報告戰爭的消滅了。這時候我的視線不期而然的轉到陳英的臉上，好像有什麼問題被我想起來。

「蘆溝橋方面的消息怎樣呢？」

「又衝突起來了！」

「又衝突了！和平絕望了！」

「沒有和平，帝國主義對着弱小民族沒有和平！所謂和平只是對我們一種欺騙！」陳英大聲的叫着，他的臉上發現出光彩。「他們講和平只是對於軍事上做準備，爲什麼他們的大兵從塘沽、山海關調動呢？當時蘆溝橋事件發生之後，我們的軍隊有他們的四倍多，他們只好虛偽的談判。後來交涉由石友三軍隊接防，他們又進攻了，二十九軍也還擊了，他們死了二百多人。這一次他們是不肯罷休的，現在中國民衆抗日的情緒又是怎樣的高漲。所以這次事件絕不能同豐台事件相比。而且這次事件發生在和平統一大會以後，很有發生全民族抗戰的可能。我們要把我們的力量配合到救亡的工作上，……」

陳英的嘴邊吐出了津沫，擊着拳頭。

又有兩個青年人來報名，他們全是穿着深舊色的制服，身上背着氈子，出發的行裝已經預備齊整了。當他們向外走的時候，那個坐在辦公桌前邊的青年人向

他們招手。

「到小禮堂編隊去！」

「沒有別的手續麼？」

坐在辦公桌前邊的青年人搖手了，他把人名冊子舉起來。接着外屋的電話機又響了。

當我離開戰區服務團辦公室的時候，我感覺到特別的鬆快、興奮、和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感。彷彿這個世界在我的眼睛裏變樣了，一切都變樣了。人們像瘋狂一般的在奔跑着，爲着追求光明與理想而跑着。成堆的青年人，在大槐樹底下談着、計劃着。

在人羣中我發現了李波林，他是背着手和另外幾個人談話。突然有一羣背氈子的青年人從對面的教室裏湧來。於是他們的談話被擾亂了，李波林單獨把臉轉向
向我這裏。

「方才我聽陳英說，你也要去。」

「我決定去了，但是我還沒有氈子、物品。」

「我借給你一份吧！」

我們三十幾個人跑到小禮堂去集合。我們全是由各各性質不同的救亡團體參加進來的，互相的望着都感到有些陌生。在服裝上和動作上都顯示出有些兩樣，每個人所攜帶的物品也不太劃一。有的提着書包、背着氈子，像我這樣沒有攜帶物品的也有兩三個。但每個人都有共同的一顆信心和那燃燒起來的情感，急促的在地板上走來走去，發着微笑。有的人是剛從外邊跑進來，他們帶着一種惶惶的神情向着屋子裏注視着，神經緊張着，十足的表現出一種興奮的狀態。有幾個女同志也參加到我們的團體來，她們活躍的在屋子裏亂跑。

小禮堂的面積很大，四方形的，一個充滿了生氣的屋子。四圍的牆壁聳立着，從每一個曲折的角度裏都可以射進來陽光，玻璃窗子上掛着白布簾子，反射

在牆角裏的陰影透着暗灰，一壁是掛着七尺多長的黑板。地上的桌子，已經凌亂了，凳子歪七斜八的推倒在一邊。彷彿一度開會之後所現出混亂的情形。地板上的油漆已經脫掉了，淺灰色的木條上塗染着墨污和班痕。在它的上面堆積着洋瓜子皮，烟頭紙屑、以及被遺棄的傳單，人們的大腳從上面走過發出一種吃吃的聲音，輕淡的、一種沒有節奏的聲調消失在每個人的耳朵裏。

混亂着，吵叫着，每個人心弦都被激動起來了。

陳英背着氈子走進來了，他沒有看見我，只是踉蹌的投着人羣裏走，有我認識的兩個人也來參加了，還有幾個是半熟的面孔。彷彿從前我在什麼會場遇見過的人，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但，每個人都感覺到異樣的緊張，誰也沒有時間招呼誰。我們一個跟着一個走到講壇的前面，填寫志願書，寫上每個所加入團體的名稱、分組。戰區服務團的總隊長直到現在才趕來，他氣喘着，腦袋上流着汗，以至把他身上的襯衫都弄濕了。他的態度還能鎮靜，他把志願書一張一張的放在手

裏，統計一下，總共是三十八張，代表三十八人。

「現在我們把隊伍組織一下！」

總隊長從人羣裏起來，跳上了講壇，大聲的叫着，做一種手勢，於是羣衆的吵雜聲便停止了。

「現在，我們開始做組織工作，諸位隊員要安靜。」總隊長嚴肅的揮着拳頭。「這一次本來是由東聯臨時發動的，所以在組織上草草的擬了一個大綱，這不算什麼正確的分配，在人選上他們臨時想出來幾個人，有一個總隊長。」總隊長指着自己的胸脯笑起來：「臨時把我抓來。三個委員，已經指定了兩個，一位是張作興，一位是路雲，現在我們要選一位委員、一位庶務、三位看護，看護、由女隊員擔負。」

「總隊長！工作就是這樣分配麼？」有人站起來發問。

「現在不能算做工作的分配，現在只是舉出幾個負責人。至於我們工作是什

麼，那只有走到前方才能決定。也許是抬傷兵、宣傳、替他們送子彈。」

「我們中心的工作要爲戰區服務。」

「是呀！是呀！」總隊長大聲的叫着：「現在我們要選舉一位委員，諸位隊員想一想。」

同時，有四五個名字被提出來了。亂了一陣，有的人從地板上站起來，比畫着。

總隊長顯得有些焦灼起來，扣着手背。他帶着一種深沉的目光對着他手中的名單注視着，逐着人名一個一個看下去，他抬起頭來，大聲的宣佈道：

「白××！」

我聽見總隊長提出我的名字吃了一驚，神經跳一下了。我恐惶的站了起來準備去反對，這時候陳英却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快活的叫着。

「就算你吧！」

同時屋子裏有十幾個人附議。

「我希望你把這責任擔負起來」。總隊長向我笑。

「另推選一個吧！我的能力……」我的嗓子疲澀了。

「不用推讓吧！」陳英又看了我一眼。

我還要抗辯下去，忽然門外有人招呼我了，我走出去，李波林停在門前，他把一切攜帶的物品遞給我，我深深的向他致謝。

「又聽到什麼消息麼？」

「消息正像我們所估計的一樣。」李波林略微閃一閃眼：「無非實現罷了。」

「那好極了！波林！我們不是需要新的刺激麼？」

他流淚了，熱情地和我握手。

「後方的工作也很重要。」我淡淡的重複了一句。

「是呵！後方是一個推動的機官，我們不能輕視它，後方推動的力量越大，

同時前方也越能收效果，這幾天東聯和各救亡團體，時時在開會、發宣言、出情報、組織慰勞團、募捐團。戰區服務團，這是第一次的組織。以後還要發動第二批、第三批，使每個救亡的同志都發動到前線去。做一點艱苦的工作。」

「別的救亡團體也有準備麼？」

「當然的。」

在遠處有人招呼李波林，我們告別了。

屋子裏的情形又是一度的陷入於緊張、狂亂，雜亂的人影在交錯着。人們張臉望着粉皮牆上的黑板，原來人選已經決定了，陳英被選為庶務，三個女看護的名字我都不認得。總隊長帶着一顆焦灼而忙亂的心在地上走着，一往一返的。有時候他對着黑板注視了一下，用拳頭敲着。

「每個人要認清這幾個負責人！有事情和他們接頭。」

「每個負責人也都要認識一下！」

我們幾個人走在一起。

陳英把另外兩個委員介紹給我，我向他們打了招呼。三位女看護沒有走進我們的團體中，她們從自己的坐位上站了起來，我們遠遠的互相看了一下。

「現在我們要編隊，沒有職務的人都到前邊來！」

隊員夾七夾八的走到前面去解開了身上的氈子，整理衣扣，脚步凌亂的在地板上響起來。

「所有的團員要站一排！」

長長的一排隊伍漫延的展開了，中間微微的顯得有些騷動。人們沉默着，總隊長的拳頭揚起來。

「報名。」

共是三十個人。

「注意！」總隊長幌着身子，又把拳頭揚起來，「由第一個人起，至第

十個人止，算做第一小隊。由第十一個人起，至第二十個人止，算做第二小隊。由第二十一個人起，至第三十個人止，算做第三小隊。第一個人算做第一小隊的隊長，第十一個人算做第二小隊的隊長，第二十一個人算做第三小隊的隊長。每個小隊長負本小隊的責任。現在我們開始檢察，遵守本團的紀律，服從隊長的命令，先由第一小隊開始。」

第一小隊站好了，九個人成爲整齊的一行。

「立正！」第一小隊隊長喊。

.....

第二小隊和第三小隊也都檢察過了，於是歸回原隊，重新坐在橈子上。

屋子裏的空氣變成嚴肅了。

下午三點鐘的時候。

東聯的代表走到屋裏來了，此外還有五個負責人，李波林也參加在裏面，他

不時的注視着我，使我感受到有些焦灼，迷惑而且驚惶。他們幾個人全是站在我的前面，距離很近。在我們的團體中只有總隊長和他們去攀談過了一會，總隊長已經從講壇上走下去，在陳英的面前轉過半個身子，擺一擺手背，然後他向我們發話。

「諸位團員！現在東聯的代表給我們報告。」

沉默着，每個人的心裏都在畫着問題。

東聯的代表是一個高個子，面頰削瘦，年齡將近三十歲的人。他穿得很樸素，却有堅強的工作毅力，他的神情吸引我們所有人的注意力。

我們聽着——

「方才我們接洽到戰區去服務，他們在原則上已經同意了。不過今天三十師師長沒在北平，旅長也不在，凡是上級軍官全在開緊急會議，形勢非常嚴重，車輛和通行證都沒有交涉妥。我們的出發只有明天了。這次有一點我們特別要注

意，就是過去地方當局對於學生運動的誤會。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從實際行動中爭取工作的公開，我們要他們承認我們是愛護國家的，我們不但會喊口號，我們還能走到實踐裏去。」

——一九三七·七·一二·白曉光于北平——

這幾天在北平

一

八日，下午。到處哄喝着「號外」：

「……蘆溝橋日軍昨夜突礮擊我軍，聲稱演習日軍一人失蹤……欲開大部日軍入平市搜查。兩軍仍對峙中，雙方正派員談判……」

二

黃昏的街上很淒涼。

到處看見的，是巡邏的警察和灰色的兵。一小隊，一小隊，肩了輕機關槍，揹着子彈……在那重量的壓力下，空氣的壓力下，他們每人有一張紅漲漲的臉，流着汗。從還有太陽的時候起，這樣的隊子，不停的在活動着。

（據說：從早晨起，外城的城門，都緊閉了。這是真的。）
電車，很早就停止了。

入夜，八點，就開始戒嚴。人們的心緊張着，整個城市的心緊張着，……
隔牆有人在高唱「保衛馬德里」。
夜——十一點，礮聲，在西南角上，不斷的響着。

三

次日，落着雨。雨是從夜間就開始了的。

早聲，五點鐘前後，朦朦朧朧中，聽見礮聲轟轟，共二三十發。還沒起床，就聽見做飯的那個老婆子，在和誰嚷嚷。不知道是感喟還是氣憤。她的聲音是那
樣尖銳的刺着我的耳朵。

「關城啦！——菜都沒有了！」

「西紅柿的價錢長了一倍。還都是爛的！」

「……」
米糧的價錢，在飛漲着。

……
雨中的街上，荒涼得簡直沒有人走路。電車很晚，很晚，才有一兩輛開出來。可是上面大半只有一個開車的和一個買票的。披了雨衣，查票的人，也是沉默的，坐在一角上，打着呵欠。雨很急。西單牌樓那兒，有兵士在雨中挺着機關槍。往東，長安牌樓下，土口袋，僅僅掀開一條通路。

據說：西直門隔幾小時，開啓一回。
整日沉在緊張而嚴肅的空氣裏。

四

有人說：

「藍天——馬德里的，異國的遊人，這樣稱讚過！」

「他媽的！……我們寧願北平城做一回馬德里，管他天是藍的、是紅的。」

……
又一個消息：

昨夜我們勇敢的兵士在蘆溝橋那邊，趁雨摸上橋邊敵人陣地，用大刀砍殺敵人甚多。

有一個十九歲的兵士，在那一陣裏，一氣砍掉十三顆腦袋。

在貼着這樣的消息的牆壁下，堆着一圈圈年青的人。他們仰着頸頸，瞪着眼搜尋着那紙張上油印的模糊的字句。他們需要那些消息，像需要着每日的糧食他們的熱血，在怎樣沸騰着。跟了紙張上的每一個字，臉上變着不同的顏色。

在另一邊，貼着：節食、募捐……

五

老頭子興奮着，拉洋車的興奮着，賣大餅的興奮着，誰都興奮着，誰能說不

呢？誰有那麼厚的臉皮對旁人說一句「不」呢！在街上賣力氣的人們偶然衝突起來，要在往日，說不定來一場「大戰」，打得頭破血流。可是，現在，他們是怎樣的說：

「有這勁兒去蘆溝橋打日本呀！」

「有這勁去收回冀東呀！」

就各自匆匆的走開了。在他們拉着的車上，是西瓜，是拉往各個城門慰勞的。

西單牌樓的中間，土口袋堆得像一個小城堡。

每一個城門洞里，都堆滿了人，等候着，那唯一僅有的一刻的開啓。他們誰也不言語，望着守衛的兵士的臉。……

六

消息雪片般飛來：

「小湯山出現白衣便衣隊若干名，我軍正嚴密防守。」

「豐台又有日軍車兩列，內多坦克車，火器……」

「日軍數十人，到昌平，據云，續來部隊尚有二百餘人，下午可到。」

「由通縣開來日軍，被我軍截回。」

「……」

由每天的報紙上，口頭上我們看出日本很有包圍了北平的趨勢。這兒出現，那兒出現，簡直是草木皆兵——然而，這古城中有牠一顆鎮靜的心。不過這是不
是麻木，我不明白。其實只要有眼睛，睜開去搜尋一下，由側面，由某一個小
犄角上，你會發現，你會氣得臉孔發白，你會失望，然而也會增加了你興奮的人
的興奮、氣憤。那些鬆卵包讓他們滾他們的蛋吧！他們留在這裏，又會做出些什
麼呢？

下午，送同院的老王上火車，去上海。

這幾天，火車是有時開有時停的，沒一定。車站上，堆滿了那麼多的人。擠攘攘的。他們都上那裏去？以及他們爲什麼去？我當然不能一個個都清楚。可是回來送行的老李却很聰明。他碰了碰我的胳膊肘說：

「你統計一下，上火車走的，以那一種人最多？」

「有錢的人，」我說。

「當然哪！——不過，我看這樣說好，知識份子最多！」

等我到各處尋行一次之後，才覺得這句話的可靠。知識份子，是只要你一看就看出來的。我敬祝這一批在頭臉上掛了「知識份子」的招牌的傢伙，平平安安過去豐台。再平平安安過去天津。如有意外，豈不是將來國家民族，一大損失。

.....
某晚報屁股上，另有消息兩則：

「周作民全家，以九千元代價，包歐亞航空公司飛機一架，南去。周氏行前

曾花三千元，租頤和園、龍王廟避暑。花六百元搭天棚。……」

「某部次長夫人，來平避暑，現以時局突變，曾接由南京打來長途電話三四次，促夫人南旋……」

.....

朋友來云：

「嗚呼！人類。嗚呼！知識份子。」

七

這幾天戒嚴時間推到十二點去了。

昨天又送走一個朋友。車上，還是那麼擁擠。回來，很淒涼，因為同院住的朋友都走光了。

八

街上，土口袋，有的地方撤消了。

早上的一段消息：

「蘆溝橋事件至二十二日已告一段落，我方二十二日起，自動將馮治安部趙登禹部防地對調，……」

晚上的一段消息：

「……開往保定之四十三次客車，於四十四次到站後遂即開出，乘客以學生最多……」

……
上午，下午，都有日本飛機飛來。……

——劉白羽七·廿三——

烽烟中之故都

一 一齣沒有演出的戲

蘆溝橋事變之前，日本原想利用便衣隊在北平暴動，直接了當的佔據北平；而在「防共」的口號下，把冀察政權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合流，讓「第二傀儡」殷汝耕之類漢奸來統治。幸而這些便衣隊將暴動的計劃未能保守得祕密，透露出來之後，讓北平軍警破獲，因而全盤揭露了他們的陰謀。日本導演第二次的「九一八」沒有如願以償，他們眼見古老莊嚴的文化城仍然雄踞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下，惱羞成怒，故而在蘆溝橋施展她一向蠻幹的慣技來，藉口於走失一名小卒而砲轟我們的宛平城。從日本人的眼光看來：他在豐台，藉口於「馬」，遂得扼住了平津的交通中心，現在陰謀失敗，不能一舉而得北平，藉口於「卒」，退一

步把握住了平漢路的咽喉，也是足以使北平成爲一個死城的。層出不窮的野心和毒計，使我們對於友邦人士所倡的「和平」，實在不能不爲之惘然了。

很久以前一直流傳着有漢奸浪人要定期暴動的謠言，每逢日軍演習一次，會議一次，謠言更會傳得厲害。當局注意及此，戒備和探訪的積極加強起來。在六月二十三日，從通州來了二三百個衣飾類似青年學生的便衣隊，分別住在西直門外海淀、燕京大學及清華大學附近和西直門內新街口護國寺東北大學、輔仁大學附近，行蹤十分詭秘。警探方面在這種可疑的現象下得着線索，捕獲了一個較爲重要的關係人。由於此人的供述，繼續不斷的將這二三百個便衣隊捕得不少，並在他們的住處搜獲手鎗、機關鎗、紅旗、傳單之類物品。原來他們定於六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天內之內一晚，在西直門外同時暴動，自稱爲燕京清華東北輔仁等校學生中的「共產份子」，一面放火開鎗，裏應外合的攻開西直門，一面高呼「打倒宋哲元」，「歡迎紅軍北上」，隱藏了自己的真面目。那散在城

內、通州、豐台的日軍聽到鎗聲立刻在「防共」「安民」的漂亮的名義下佔領北平，並且以清除「共產份子」爲名，用重砲向四個大學轟擊。日本人以爲從「一二九」學生運動以來，救亡的怒潮曾經打轉了中國人對國事悲觀消極的心理，對於中國整個政治的發展，盡了不少向前推進的作用，這是使近年日本進攻沒有得到順利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她這次下狠心用砲轟，正不是沒有原因的，在燕大的左鄰，是西苑兵營；在清華背後，是平綏鐵路的清華園車站；雙重的軍事要地，更是爲她注意而且蓄意要破壞的。並且，從淞滬戰爭中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被焚的史實看來，敵人更積極毀滅我們的文化，居心已非一日，這次又想將中國最好的大學圖書儀器最多的校舍化作砲灰，用心之毒辣實在是出人想像了。

自從當局將這陰謀破獲之後，戒備特別加嚴，便衣隊沒有伸出頭來搖旗，伏在東城的浪人也不敢自己出來吶喊，冀東偽組織的領袖般汝耕，雖然粉墨化裝已久，終於因爲聽不見出台的鑼鼓聲，一直不能上台表演他的好戲。天安門仍舊威

武的靜坐在北平中心，御溝上的白石橋欄照在夕陽之中依然是那麼美麗，東西長安街要衝上都堆着麻袋和機關鎗，守衛的軍士嚴肅像銅像一樣的直立在各處，這浩大的文化城，祇要我們不放棄她，我相信，我們將要保守着她以垂永遠。

二 鎮靜·後援·希望

砲聲儘管在響，黃衣太陽章的友邦軍人儘管在活動，可是，高崇的古城仍然是寧靜的，像慈母一般張開兩臂擁抱着這一百萬的生靈。

雖然現在每天戒嚴，熱鬧的街市在夜間寂寥的像入了死境，但每天日間，仍然像平日一樣的熱鬧，路上的車馬行人，店鋪中的顧客，遊藝場中的觀眾，北海公園的游艇，都沒有減少。光陸電影院，還公演以前沒有在北平露演過的「日出」。

戰事初啓，金融方面起了不小的波瀾，經過鎮靜的處置，漸又平靜下去，米是貴了，一包約十五元左右。麵粉以前是四元七角一包的，事變後漲至五元二角

一包，但近日也在回跌。報紙，來源既少需要又增，於是北平晨報、世界日報、華北日報，都將篇幅減為兩大張。

各城門關閉的時間多，開放的時間少，前門因交通關係，整天開放半扇，西直門也以行人太多，開放的時間較長，其他城門，則僅每隔二三小時開放一次，開放時放行約在二十分鐘左右。所以城內外等候着的人，排列成爲長蛇陣。

偶然火車通一兩班，前門車站上便擠滿了南逃的旅客，攜老扶幼，車廂幾乎都要漲破了。有些被邀上廬山「茗敘」的名流，欲行不得，祇好留下來與危城共生死，大部份的市民，都泰然過着平日習慣的生活，並不害怕，他們知道害怕徒然無用，假若大戰一起，在別處也將遭到同樣的命運；不僅北平如此。祖宗所遺留的土地，已居住了幾千百代，輕易的離開，誰也不能夠而且不願意。

不但甘心離開這古城，反之，大家要「幹」，要守住自己的家鄉，在二十九軍的砲火刀鋒之外，民衆的力量已融成一座鐵的長城。自從蘆溝橋開火之次日

起，宛平不斷爲慰勞者所訪問，學生代表自不必說，其他各界，去的也不少。新聞界到宛平探慰新聞的人特別多，正式代表新聞界去慰勞的，是實報社長管翼賢先生，銀行界一向不輕易有什麼舉動，這次得源通厚銀號高某之發起與號召，也集了大量的慰勞品送至前線。

北平作家協會、東北同鄉會等若干團體，都在砲火中聯合在一起，成立了各界工作臨時委員會，推動平市一切的后援工作。楊立奎先生又號召教聯會商會等成立了一個各界聯合會，工作也十分緊張。

各校同時都成立了抗戰後援會，分頭在努力做情報、戰地服務、募捐、慰勞等事。「十二九」運動以後的北平學生，對國事的注意比誰也來得關切。現在，事臨頭上，工作更是「白熱化」了。戰地服務團第一批已經出發，未發的另有六七百個人，都已預備妥切，等候出發的命令。已到戰區中去的，工作約分三個類別：（一）通訊組，收發電訊、打旗語、寫信；（二）交通組，送信、開汽車、

傳達命令：（三）救護組。救護傷兵和前線民衆。三組中的同學都十分努力，救護組中的女同學佔十分之九。

傷兵運到北平，大家先去慰問，醫生怕傷兵興奮過甚，談話太多，祇許市民送東西，不許唱慰勞傷兵歌，但一隊隊的婦女，仍然不斷到醫院。

麻袋，在軍用方面尚不充裕，學生救國聯合會發起一萬麻袋運動後，街上三五五的青年，從各角落裏找出新新舊舊的大小麻袋、洋麵袋立刻就堆成了山。

紅卍字會，紅十字會等二十六個團體，組成一個大規模的救護隊，在前線服務已有多日了，他們一點不怕熱，穿着白的長衫在烈日中奔走。

一般心有餘、而力不足以去服務的人，則在報紙的號外中，無線電下傾聽消息。每當街上有反綁着的漢奸走過時，必定聚集成很大的人羣呼，罵叫好。十三日有一個年青軍士帶了七個人頭進城；大家像擁戴大英雄似的鼓掌歡呼，把他當做得到最後勝利的凱旋者。

大家是希望和平的，但是，和平不再能企望了，大家都希望「拚」。如果再「失地」、「喪權」，我想全華北的人沒有一個甘心，有之，那除非是漢奸。

——七·一六·袁榮聲于北平——

0.25